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六十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

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兊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集說**丘氏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則恒久之義悖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與

咸亨利貞取女吉

本義咸交感也兊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兊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兊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

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程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集說胡氏炳文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皆也無心之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者無心之感也無心於感者無所不通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正汎言感之道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是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程傳 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說動然才動便不吉○蔡氏清曰咸其拇辭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又曰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無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集說王氏弼曰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

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九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三雖艮體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於內而其所秉執者在於隨上體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案執其隨本義以為隨下二爻程傳以為隨上然隨之為義取於鴈行相從則以三為隨四者近是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心位也心動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承故

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為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夫心固身之主也然心動而形輒隨之亦非制外養中之道推之人事則如臣子之詭隨容順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程傳 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

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

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

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集說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楊氏時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無不該不可以位言也○朱子語類問咸九四傳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病○又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

亦非也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彼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我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無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私矣○林氏希元曰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切切然不能放

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又曰貞者施已之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已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已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施已之感亦無一人之不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已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已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人之亦惟其感者即應不感者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蓋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本義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程傳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

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集說孔氏穎達曰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王氏宗傳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悅之道五或以其近已也比而說之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則無親狎之悔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兊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為兊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集說王氏弼曰輔頰舌者所以為語之具

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郭氏忠孝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有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艮終於止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

總論 鄭氏汝諧曰卦言感應之理六爻皆不純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咸之偏也自初至上皆以人身為象固於有我安能無所不感乎○易氏祓曰咸感也感以心為主而偏體皆所感之一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輔頰舌皆感其偏體者也所感出於心故皆以咸字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丘氏富國曰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為拇二在下體之中為腓三在下體之上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為心五在上體之中

為脢上在上體之上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龔氏煥曰咸以人身取象與艮卦相類但咸感艮止感者動而止者静故咸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 巽下震上

程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兊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程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集說**朱子語類云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亙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〇徐氏幾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〇林氏希元曰惟其不易所以

不已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恆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無所利矣

程傳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恆謂求恆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恆安其處者

也柔微而不恆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集說陸氏希聲曰常之為義貴久於其道日以浸深初為常始宜以漸為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不可以為常故貞凶○胡氏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為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為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為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為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為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王氏宗傳曰初巽之主也當恆之初而以深入為恆故曰浚恆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為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

其有所成爲學而欲其有所造固所當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於無成而已故凶而无攸利也

○王氏申子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處恒之初是方爲可久之計者而遽焉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貞固守此以爲恒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案此爻義陸氏胡氏二王氏俱與傳義異於卦義尤爲精切可從蓋凡事漸則能久不漸則不能久矣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九二悔亡

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

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集說程氏迥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葢以爻明之也

案恆者常也中則常矣卦惟此爻以剛居中大壯之壯戒於太過而四陽爻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貴處後也而卦惟初六為最後此皆合乎卦義而甚明者故直繫以吉占而辭可畧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

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恆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恆處而不處不恆之人也其德不恆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恆以為恆豈不可羞吝乎

集說蘇氏軾曰咸恆無完爻以中者用之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無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恆其德○王氏申子曰人之為德過乎中則不能恆三過乎中矣且以剛居剛而處巽之極過剛則躁巽則不果是無恆者也

案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愈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矣復中孚之類是也況恆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為不恆振恆者以此

九四田无禽

本義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程傳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集說 胡氏瑗曰常久之道必本於中正九四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為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是猶田獵而无禽可獲也

案浚恒者如為學太銳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漸也田无禽者如學不衷於聖而失其方治不準於王而乖其術也如此則雖久何益哉韓愈與俟生釣魚之詩即此田无禽之喻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恆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恆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恆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恆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

有吉凶耳○丘氏富國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亾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葢二以剛中為常而五以柔中為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

上六振恒凶

本義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程傳 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集說 王氏弼曰夫靜為躁君安為動

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王氏申子曰振者運動而無常也居恒之終處震之極恒終則變而不能恒震極則動而不能止故有振恒之象在上而動無恒其凶宜矣

總論

丘氏富國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六爻無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恒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恒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李氏舜臣曰咸恒

二卦其彖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 艮下乾上

程傳 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本義 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

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程傳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集說 朱子易說 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曰經文固無此例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案小利貞之義傳義說各不同據易例則似傳說為長蓋至於三陰之否則直曰不利君子貞矣遯猶未

至於否但當遯避以善處之不可過甚以激成其勢故曰小利貞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本義 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程傳**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集說** 陸氏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孔氏穎達曰遯尾厲者為遯之尾冣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冣在卦內是遯之為後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朱子語類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

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無災甚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王氏申子曰遯往遯也故遯以初為後在前者見幾先遯初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故遯而在後危厲之象也既已處後然位居卑下不往即遯也若又有所進往則危厲益甚矣○楊氏啟新曰卦中以二陰為小人至爻中則均退避之君子蓋皆遯爻則發遯義也

案易例多取初爻為居先何獨遯而取在後之義曰因卦義而變者也初於序則先然於位則內也遯者遠出之義也故以外卦為善初居宬内豈非在後者乎或曰明夷之初九居内何以為先幾乎曰明夷則以上卦為内以上六為主故也是以六四入左腹而六五當内難也如是則初又為宬遠與遯之義正相

反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遯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説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集説吴氏綺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龔氏煥曰五爻皆言遯惟六二不言者二上與五應雖當遯時固結而不可遯者也故有執用黄牛之革之象謂其有必遯之志似未必然○蔡氏清曰就隐遯上説如何見是中順盖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

而已此之謂中順

附錄

孔氏穎達曰處中居內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無能勝已解脫而去

案此爻傳義說亦不同吳氏龔氏則暢程傳之說謂六二為五正應如肺腑之臣義不可去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蔡氏則申本義之說謂處遯以中順之道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亦與不惡而嚴之義合至孔氏則別為一說謂其能羈縻善類而不使去執如雅詩執我仇仇之執於經文執之兩字語氣亦自恰合也故並存其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本義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

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程傳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三無應於上與二相比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胡氏瑗曰為遯之道在乎遠去九三居内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遯是有疾病而危厲者也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既不能遠遯然畜羣小以臣妾之道即得其吉蓋臣

妾至賤者也可以遠則遠之可以近則近之如此則吉可獲也○蘇氏濬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感人畜之法止有不惡而嚴嚴以杜其狎侮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

案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胡氏蘇氏說明白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本義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程傳** 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

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集說　張子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為慮矣○朱氏震曰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

案好者惡之反也好遯言其不惡也從容以遯而不為忿戾之行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正好遯之義也小人否者即孟子所謂小丈夫者也○又案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與君子相敵者言之則否字解如泰否之義謂好遯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豈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

退遯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蓋易雖不為小人謀而未嘗不為小人戒也本義以小利貞為戒小人之辭似與此意亦合

九五嘉遯貞吉

本義 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程傳**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

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集說龔氏煥曰嘉遯貞吉即象傳所謂遯而亨也五當位而應與時偕行者也

案此爻雖不主君位然居尊則亦臣之位高者也凡功成身退者人臣之道故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非遯之嘉美者乎嘉之義比好又優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程傳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集說

王氏弼曰㝡處外極無應於内超然絶去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姜氏寳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與二陰無應無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

䷡ 乾下震上

程傳 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

義也

大壯利貞

本義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程傳**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於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程傳**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

則得凶集說王氏弼曰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可必也

曰征凶有孚○王氏申子曰卦雖以剛壯為義然爻義皆貴於用柔蓋以剛而動剛不可過也趾在下而主於行初乾體而居剛用剛是壯於行而不顧者也在上猶為過況在下乎其凶必矣

九二貞吉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集說王氏弼曰居得中位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以陽居陰履謙不亢

是以貞吉○易氏祓曰爻貴得位大壯則以陽居隂為吉蓋慮其陽剛之過於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

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

集說○京氏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也○劉氏牧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若固其壯則危矣○胡氏瑗曰九三處下卦之上當乾健之極以陽居陽是強壯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則必恃剛強陵犯於人雖至壯極而不已是用壯者也君子則不然雖壯而不矜雖大而不伐罔而不用其壯也小人居強壯之時動則過中進則不顧是猶剛狠之羊雖藩在前亦觸突而進以至反羸其角凶之道也○郭氏雍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狠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

為羅網之罔失之矣○項氏安世曰既曰小人用壯又曰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剛居剛為得正也

案京氏以下諸家説用罔與傳義異以夫子小象文意參之諸説近是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

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髙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

集說

王氏弼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為美○鄭氏汝諧曰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並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朱子語類云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却是有可進之象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俞氏琰曰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因占設戒曰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藩籬剖破而無侯乎觸故不羸曰藩決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程傳 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胡氏炳文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

自失其壯故爻獨不言壯

案壯之道貴乎得中九二方壯之時以剛處中壯之正也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無所用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本義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程傳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

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易氏祓曰三前有四故為觸藩四前遇陰故為藩決上六前無滯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案五與上皆陰爻而當陽壯已過之時五猶曰喪羊而上反曰羝羊觸藩何也蓋易者像也羊之觸也以角卦似兌有羊象而上六適當角位故雖陰爻而亦云觸藩也陰柔不至於羸角但不能退不能遂而已艱則吉者知其難而不敢輕易以處之也故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雜卦謂大壯則止是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有以事理得中為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為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於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言以中而不以位也於六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

坤下
離上

程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

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

无用戒

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来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程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

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集說郭氏雍曰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

案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為進義而有别晉如日之方出其義最優升如木之方生其義次之漸如木之既生而以漸高大其義又次之觀其彖辭皆可見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寛裕則无咎也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為或急於退則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而裕於退也

○朱子語類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胡氏炳文曰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

裕皆戒辭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本義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程傳 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小過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

案二五相應者也以陰應陽以陽應陰則有君臣之象以陰應陰則有妣婦之象不曰母而曰王母者禮重昭穆故孫祔於祖則孫婦祔於祖姑盖以昭穆相配易爻以相配喻相應也此明其為王母而小過只言妣蒙上過其祖之文爾○六五卦之主而二應之故有受福之義

六三衆允悔亡

本義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程傳**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盖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集說吳氏曰愼曰初罔孚未信也三衆允見信也信於下斯信於上故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髙位貪而畏人葢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程傳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髙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集說項氏安世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

案此卦以彖辭觀之則九四以一陽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參之爻義反不然者葢卦義所主在柔則剛正與時義相反當晉時居高位而失静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貪而畏人則非鼫鼠而何貞厲者戒其以持禄保位為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程傳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

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集說 劉氏牧曰陽為躁動陰為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石氏介曰以道自任得之自是失之自是曾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胡氏炳文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於所當為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

案彖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為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於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集說張子曰無可進而進惟伐邑不失中正為貞於内則可矣如君子則知止

也○王氏宗傳曰晉之上九晉至於角無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內自治焉則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此所以無剛進之咎也○朱子語類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項氏安世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鼫鼠上已窮而猶晉故為晉其角○陸氏振奇曰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也

案晉其角者是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內治其私反身無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僮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如此則雖危而吉无咎矣若以進為常縱未至於危也寧無愧於心乎

總論丘氏富國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為義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以剛間之故有晉如鼫鼠之象○趙氏汝騰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惟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龔氏煥曰晉卦諸爻皆以進為義初二三五柔之進四與上剛之進也四陰二陽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以柔順為善剛強則躁矣故彖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為主與

䷣ 離下坤上

程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

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程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集說孔氏頴達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李氏舜臣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此蓋觀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胡氏炳文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為

五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本義　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程傳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

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

集說

蘭氏廷瑞曰陽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禍見幾先遯○項氏安世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為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丘

氏富國曰初體離明去上寖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俞氏琰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幾而早去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無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

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自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

集說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也

案明夷與豐卦略相似然豐者明中之昏明夷則昏極而不復明也兩卦皆以上六為昏之主六二為明之主既為明之主豈可不以救昏為急故此之夷于左股者與豐二之往得疑疾同也此之用拯馬壯者與豐之有孚發若同也蓋未至於豐三之折其右肱則猶有可為之理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

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集說文曰二胡氏炳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程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

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於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集說

楊氏時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此微子之明夷也○朱子語類云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說者却以為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下三爻皆說明夷是臣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胡氏炳文曰初二三在暗外至四則將入暗中然比之六五則四尚淺也猶可得意於遠去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程傳 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程傳上居卦之終為夷明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於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集說蘇氏軾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胡氏炳文曰下三爻以明夷為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其所夷也

總論蘇氏軾曰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不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

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無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

䷤ 離下巽上

家人

程傳　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

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義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本義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則外无不正矣　程傳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集說　楊氏時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林氏希元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初家道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茍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集說王氏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胡氏炳文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顔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集說 孔氏頴達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為常無所必以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宗傳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為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

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而吉也○易氏祓曰六二柔順得位與九五相應女正位乎内者也此爻正所以發明利女貞之義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本義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程傳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

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無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胡氏炳文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閒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 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程傳 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案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亦妻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婦主養一家者也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則內職舉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 假至也如假于大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程傳 九五

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已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集說 楊氏文煥曰閑有家閑之於其始假有家則假之於其終也○丘氏富國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無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嚴在象以嚴正為吉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以相愛言之○龔氏煥曰假與格同猶奏假無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有家之主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

大人衆其心難一有未假者勿用憂恤而自吉也蓋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至王假有家則躬行有以感化之矣○何氏楷曰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旣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也○游氏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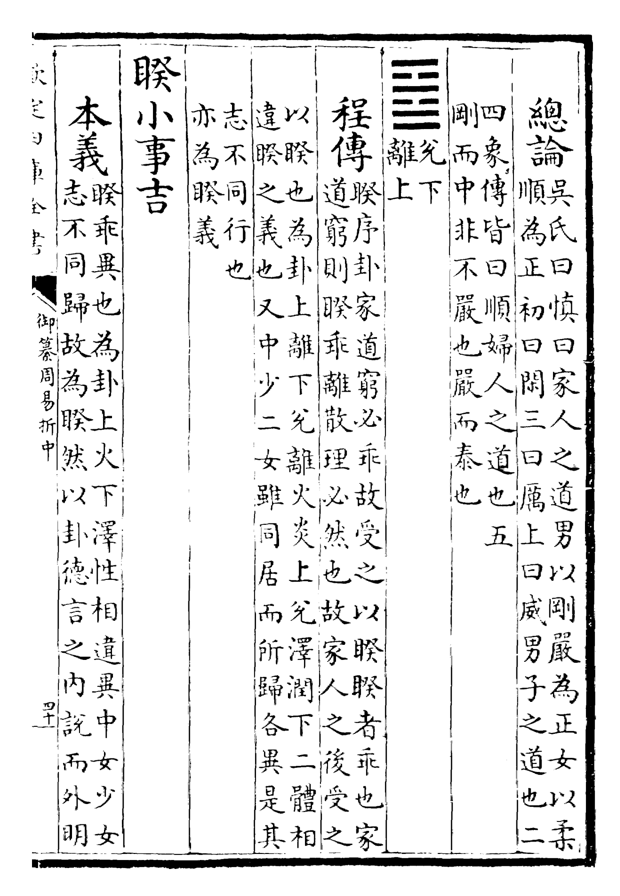
案假字訓感格諸說皆有明證可從何氏之說於象傳之義尤為浹洽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

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集說 王氏弼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蘇氏軾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王氏申子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為本以嚴為用不誠則上下相欺衆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齊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吉者也○何氏楷曰治家觀於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於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總論吳氏曰慎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為正女以柔順為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兌下離上

程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

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

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程傳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集說

程子曰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趙氏汝楳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何氏楷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惟不為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以柔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案小事吉之義以爻義見惡人遇巷噬膚之類觀之則趙氏何氏之說是也蓋周旋委曲就其易者為之

皆小事吉之義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程傳**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惟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

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無應無非戾於已者拒絕之則愈戾故寬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於斯○項氏安世曰喪馬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無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王氏申子曰方睽之時其睽未深馬之失也未遠惡人睽間之情未甚也失馬逐之則愈逐愈遠惡人激之則愈激愈睽故勿逐而聽其自復見之而可以免咎也處睽之初其道當如此不然睽終於睽矣○何氏楷曰靜以俟之遜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

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

案此爻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故喪馬勿逐不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為宜耳立此心以為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此爻悔亡乃因無應程子所謂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者是也與六五悔亡詞同而義異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

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集說張氏清子曰在睽之時惟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彖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蔣氏悌生曰初九與九四同德相遇二與五為正應亦曰遇

小象釋六三亦曰遇剛蓋當乖離之時相求相合在禮雖簡而於情則甚切至

案春秋之法備禮則曰會禮不備則曰遇睽卦皆言遇小事吉之意也又禮君臣賓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巷者近宫垣之小逕故古人謂循牆而走則謙卑之義也謙遜謹容巽以入之亦小事吉之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 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很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矣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隅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集說** 胡氏瑗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

而又周禮梓人為筍簴作而亦謂髵其鬐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程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無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

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王氏申子曰四居近臣之位獨立无與幸有初九同德君子與之相遇四能交之以誠則睽不孤矣然當睽之時必危厲以處之乃得无咎

案四亦无應者也然居大臣之位則孤立無黨乃正其宜故以睽孤為无咎若元夫則非其所親厚者故雖遇之而交孚不害其為淡然而寡合史稱諸葛亮法正趣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者是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

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穉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宗主也謂二也○王氏申子曰睽之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不言睽而言合膚者睽之淺噬則合之深君臣之合如此可以往而有為何咎之有○龔氏煥曰睽與同人所謂宗皆以其應言也然同人于宗則吝而睽厥宗噬膚則无咎者處同人之世則欲其公不可以有私應處睽之世則欲其合不可以無正應時義有不同也○胡氏炳文曰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為厥宗噬膚睽二變即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

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案睽之時小事吉者逕情直行則難合委曲巽入則易通也如食物然齧其體骨則難而噬其膚則易九二遇我于巷是厥宗之來噬膚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本義 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很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

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讐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

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朱子語類云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也○丘氏富國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負泥塗又如載鬼滿於一車之中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為寇讐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陰陽和暢向之疑心羣起者至此盡冰釋而亡矣

總論

馮氏當可曰内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終睽也

○吳氏曰愼曰六爻皆取先睽後合之象初之喪馬自復即四之睽孤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即五之厥宗噬膚也三之无初有終即上之張弧遇雨也合六爻處睽之道而言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弘而無私意猜疑之蔽則雖睽而必合矣

䷦ 艮下坎上

程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程傳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集說 王氏弼曰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之平則難解之山則道窮○范氏仲

淹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龔氏煥曰蹇以見險而能止得名故爻辭除二五相應以濟外餘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無終止之理故利西南利見大人以濟蹇難而諸爻皆無凶咎也

案易西南東北之義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釋之故謂西南屬地而平易東北屬山而險阻然以文意觀之所謂西南者西方南方所謂東北者東方北方非指兩隅而言也此義自坤卦發端而蹇解彖辭申焉參之諸卦大義則坤者宜後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來而不宜往者也解或可以有往而終以來復為安者也然則西南當為退後之位東北當為進前之方坤在後之地則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則利於喪朋蹇當退而居後不可進而居先此兩卦之義也難既解矣或可以有進往故無不利東北之文然曰利西南者

終以退復自治為安也蓋文王之卦陽居東北陰居西南陽先陰後陽進陰退大分如此似非險易之說也

初六往蹇來譽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 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集說王氏弼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朱子語類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㝡下無可來之

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何氏楷曰此卦中言來者皆就本爻言謂來而止於本位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程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

人當盛稱以為勸矣

集說王氏弼曰處難之時當位居中以應乎五執心不違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韓氏愈曰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矣○蘇氏軾曰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無往無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為不智者非身之故也○楊氏萬里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無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

九三往蹇來反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隂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集說孔氏頴達曰九三與坎為隣進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吳氏曰慎曰九三剛正為艮之主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故來而能反止於其所案傳義以反為反就二陰孔氏吳氏則謂止於其所以孔子象傳觀之則傳義理長蓋三為内卦之主故也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連於九三合力以濟程傳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

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集說荀氏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案荀氏以來連為承五極為得之易例凡六四承九五無不著其美於爻象者況蹇有利見大人之文乎若三則於五無承應之義而為内卦之主固不當與四並論也

九五大蹇朋來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

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盖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集說

干氏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朱子語類問五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又問大蹇朋來之義

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胡氏炳文曰諸爻皆以往為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往乎是以於二曰蹇蹇於五曰大蹇

案二五獨無往來之文蓋君臣相與濟蹇者其責不得辭而於義無所避猶之遯卦諸爻皆遯六二獨以應五而固其不遯之志也胡氏之說得之凡易之應莫重於二五故二之稱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稱朋來者指二也如在下者占得五則當念國事之艱難而益致其匪躬之節如在上者占得二則當諒臣子之忠貞而益廣其朋來之助正如朱子說乾卦二五相為賓主之例也推之蒙師諸卦無不皆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本義 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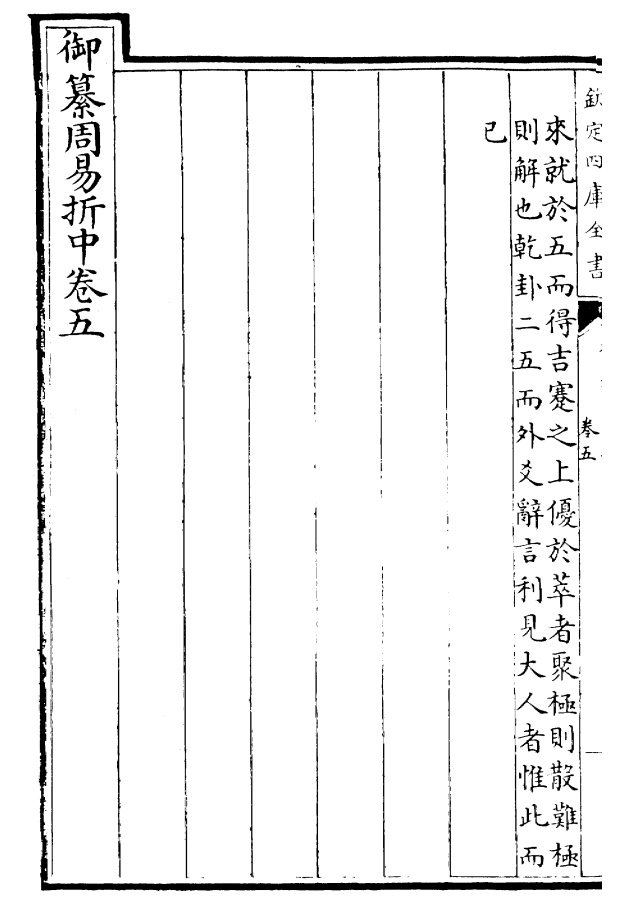
程傳 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阨塞窮戚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

為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項氏安世曰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案易卦上與五雖相比然無隨從之義者位在其上故於象如事外之人不與二三四同也惟有時取尚賢之義則必六五遇上九乃可大有大畜頤鼎之類是也然隨以九五遇上六亦取下賢之義則以卦義剛來下柔故耳至於以上六遇九五吉者絶少而凶吝者多蓋以漸染於陰為剛中正之累大過咸夬兑之類是也惟是卦有利見大人之文而以九五為者則上六與五相近可以反而相從訟巽之象以九五為大人矣而上九以剛遇剛則不相從也升象亦言用見大人矣而卦無九五故言用見以别之獨蹇萃之象以九五為大人而遇之者上六也以柔遇剛則有相從之義故萃則齎咨求萃於五而无咎蹇則



來就於五而得吉蹇之上優於萃者聚極則散難極則解也乾卦二五而外爻辭言利見大人者惟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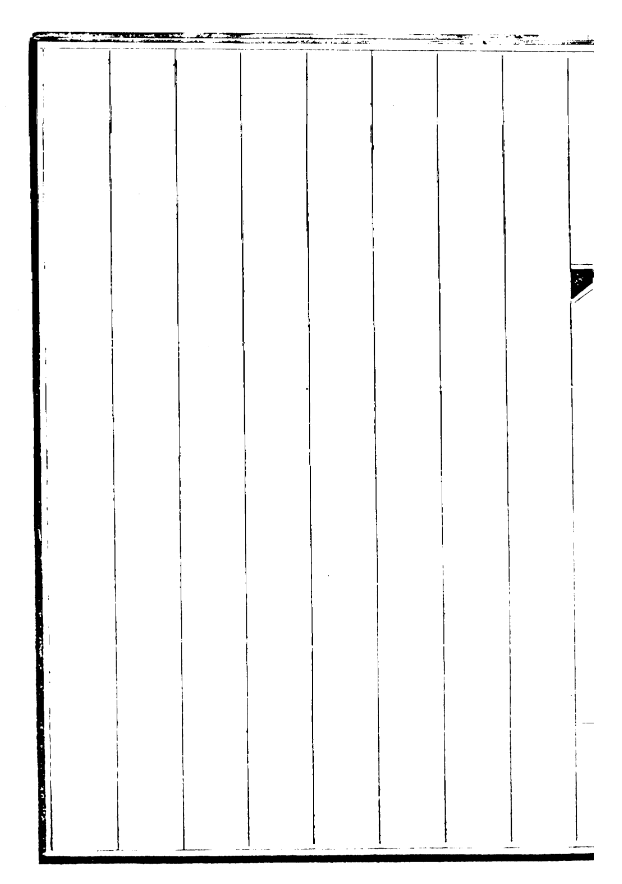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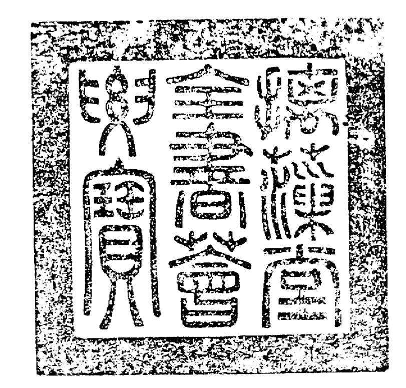
謹按第十七頁前七行有所好而能絶之以遯之

象也刋本所訛情據本義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翼見傷故垂朶攷説文朶樹木

垂也不言鳥翼朶字疑有誤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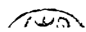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李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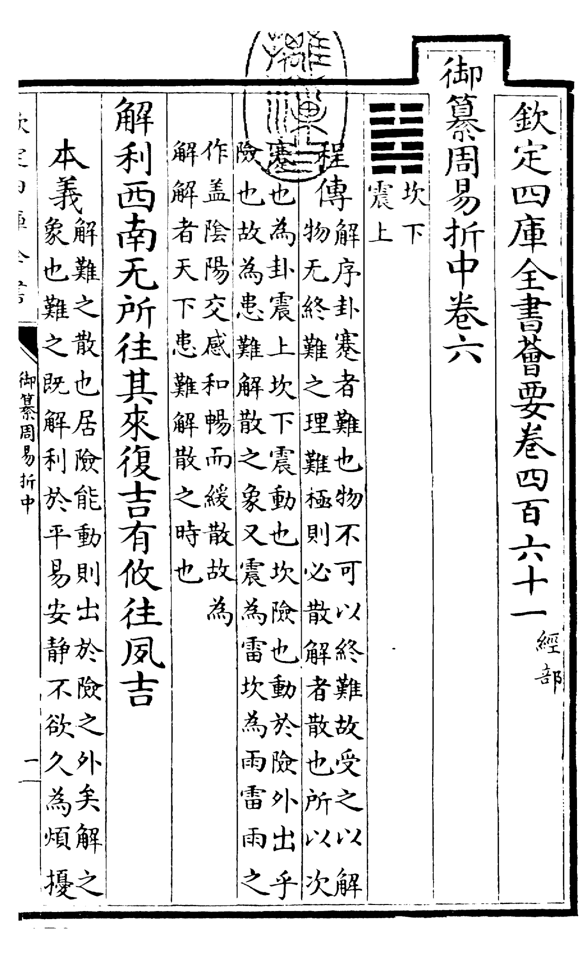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

䷧ 坎下震上

程傳 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義 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静不欲久為煩擾

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程傳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

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解之為義解難而濟厄者也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也無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孔氏穎達曰褚氏云世有無事求功故誡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誡以有難須速也○林氏栗曰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動於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胡氏炳文曰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

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皆在於

來復

案解之時異於蹇之時故其辭小異然處解之道猶然處蹇之道故其意大同言利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是辭小異也然西南者退後也猶蹇所云來也東北者前進也猶蹇所謂往也今無事則來固以西南為利矣有事雖可以往而必以夙為吉不可以往而忘返也是猶不以東北為利而終以西南為利也其與處蹇之道意大同矣蓋國家無論有事無事皆以退而自脩為本以爻義與卦相參皆可見矣

初六无咎

本義 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程傳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集說 郭氏雍曰處解之初得无所往

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蔡氏清曰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何咎之有

案象利西南者處後也初應剛承剛而處其後得卦義矣義明故辭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本義 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程傳 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

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集説　楊氏萬里曰當解之時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則召天下多難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王氏應麟曰世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何氏楷曰天下之難率自小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有以處小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辨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辨也九

二以陽居陰秉剛中之德果而不激故有田獲三狐之象黄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黄矢亦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本義 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程傳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乘者君子之器也負者小人之事也施之於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也故寇盜知其非己所有於是競欲奪之○胡氏瑗曰六三以不正之質居至貴之

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盗之至為害於己而奪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盖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賢否而與之以至為衆人所奪而致寇戎之害也

案繫辭傳釋此爻云盗斯奪之者奪負乘之人也又云盗斯伐之者非伐負乘之人乃伐上慢下暴之國家也盖上褻其名器則是上慢如慢藏之誨盗下肆其貪竊則是下暴如冶容之誨淫夫是以賊民興而國家受其害難又將何時而解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本義 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程傳 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

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

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

初六其應故

集說 劉氏牧曰拇謂初也居下體之下謂遠之為解而應於己故曰解拇○何氏楷曰解去小人之卦也卦惟二四兩陽爻皆任解之責者而汝也拇足大指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暱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則君子之朋雖至彼必肆其離間之術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義 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解為驗

程傳 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

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集說　鄭氏汝諧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意○胡氏炳文曰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

案鄭氏説有孚于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為惡往往國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本義繫辭備矣 程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墻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

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茍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集說沈氏該曰隼之為物果於悖害者也墉所以衛内而限外也害在内小人在君側也出乎墉之外則非射之所能及高墉之上在内外之間據衛限之勢於此而射之則擬而後動動而不括獲之无不利矣在外卦之上射于高墉之象也○鄭氏汝諧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於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陰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王氏申子曰隼指上以其柔邪謂之狐以其陰鷙謂之隼上以陰柔處震之極而居一卦之上是陰鷙而居高者解之既極尚何俟乎故獲之无不利

案此言公用乃隨上離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當王公也鄭氏王氏之說似可從或以解終言之

而不指隼之為誰亦可蓋狐者邪而穴於城社在內之奸也隼者鷙而翔於垧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內難者備矣於是而猶有外來之强猛乘高墉以射之動而有功矣何則內脩者外攘之具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前四爻所謂其來復吉此爻所謂有攸往夙吉也

總論 徐氏幾曰下三爻不言解上三爻言解所謂動而免乎險也

䷨ 兌下 艮上

程傳 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

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本義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而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程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

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或不常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以貞之道不可行也集說呂氏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為正當損之時故曰可貞時損則損時益則益苟當其時無往而不可故損益皆利有攸往○蔡氏清曰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豈專為益下之事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程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

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集說　孔氏穎達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二簋至約可用享祭

案彖辭自有孚以下泛說損所當損之義蔡氏之說極為得之蓋損益者時也時在當損不得不損惟以誠意為主而行之又得乎大善之吉則不但无咎而且可以為常道而利有所往矣舉一端以明之則如二簋薄祭固因乎時而節損者也然能積誠盡禮則可以致孝乎鬼神而推之凡事之當損者視此矣卦

義以孚而行損程傳則因損以致孚畧有不同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程傳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如人臣欲自損己奉上然各有職掌若廢事而往咎莫大焉竟事速往乃得无咎酌損之者以剛奉柔初未見親

也故須酌而減損之○朱子語類云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案孔氏說已事之義謂如學優而後從政之類於理亦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程傳 九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己而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葢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集說 林氏希元曰九二在文則為剛中在人事

則為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於守貞若征行則是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高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義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程傳 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

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且大者莫過此也

明集說

林氏希元曰此爻之辭兼舉六爻以三正是當損之爻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於此言之○楊氏啓新曰人之相與惟其心之同而已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則羣黨比周固三也即一人之異亦三也是皆不可以不損也苟精神相孚意氣相貫則二人同心固兩

也即千百其朋亦兩也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程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 集說王氏弼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蘇氏軾曰遄者初九也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楊氏萬里曰初九也六四以柔居柔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胡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氏炳文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又曰下損已以益上當使下亦速有所喜乃无咎

案蘇氏楊氏說於使字語氣亦近是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程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

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集說

張子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楊氏時曰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郭氏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楊氏簡曰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鬼神祐之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

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

程傳 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從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集說 王氏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句氏微曰益

上九剛德為物所歸雖曰得臣非己所有蓋以四海為家○朱子語類云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案卦以損三益上成義則上者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皆與卦同其不言有孚元吉者弗損於下而有益於己此非有至誠仁愛之心者不能也蓋黎民之生厚則所以固本寧邦者至矣仁義之俗成則其有遺親後君者鮮矣其為益孰大於是然其不損於下者乃所以自損於己也此所以合乎卦義有孚元善之德也得臣无家則又極言弗損之規模與夫獲益之氣象自其弗損之心而言之為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己自其得益之量而言之莫匪王臣而不視為私屬皆所謂得臣无家王道之至也蓋五上二爻相蒙為義五之虛中既已格乎鬼神而獲元吉則象所謂有孚元吉者已備故於此爻

遂究其說以終其義也九二之弗損謂損已益之謂益人此爻之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已辭同而指異者卦義損下益上故在下卦為自損在上卦為受益

○卦名以損下益上為義卦辭則泛論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也六爻之辭其以上下體分損益則根乎卦名其言損所當損而損中有益則又根乎卦辭

䷩ 震下
巽上

程傳 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義 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程傳 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陸氏贄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畔上矣豈不謂之損乎○范氏仲淹曰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蔡氏清曰損下益上則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損損上益下民

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要知闕於上者為多

案彖辭與損同亦不專主損己惠下為義蓋益以興利故利以圖大事而濟大難天下事有動而後獲益者不可坐以需時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本義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程傳　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

元吉則不惟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集說 朱子語類云初九在下為四所任而大作者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

案卦以損四益初為義則初亦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其辭亦與卦同利用為大作者即象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必大為益人之事然後可以自受其益非然則受大益者乃所以為大損矣凡易中言吉无咎者皆謂得吉而後可以免咎而損象辭及此爻與萃四之辭為尤著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

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程傳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集

說王氏逢曰爲臣若是王者用之可享上帝○郭氏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况於人與鬼神乎○蘭氏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李氏簡曰王用享于帝吉猶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鄭氏維嶽曰王用享帝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

案郭氏說於文意甚明益之者人也弗克違者鬼神也然必克當天心乃獲是應故損五象傳推本於自上祐而此爻辭又更有享於上帝之義也鄭氏謂王用六二以此享帝者極是隨上升四其義皆同但彼云王用亨于西山岐山而此云上帝者彼但言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既云朋龜弗違則鬼神其依之義已見故復

推而上之至於上帝若山川之神則不大於蓍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盖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禀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

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以至誠而中行則告成功也○游氏酢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朱子語類云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蔡氏淵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行○蔡氏清曰當益之時緊當得益而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

獨為益之以凶事之象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亦益之也所謂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其功夫又在有孚中行上○張氏振淵曰益不以美事而以凶事如投之艱難㝡之盤錯做戒震動之謂也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於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於君處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案此爻與損之六四相反對損四受下之益者此爻受上之益者然皆不言所益而曰疾曰凶事蓋三四凶懼之位也故其獲益亦與他爻不同在上位者而知損四之義則不以下之承奉為益而能匡其過能輔其所不逮者乃益也在下位者而知此爻之義則不以上之恩榮為益而試之諸艱投之以多難者乃益也然在損四則宜速以改過在此爻則宜緩以通誠乃有以為受益之地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程傳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集說吳氏曰愼曰四正主於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專必告於公也中行則見從矣

案此爻亦與損三相反對損三為卦之所損以益上者此爻為卦之所損以益下者故辭義相類損三無私交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上此爻不專己而與上同德乃可以益下也用用六四也與六二王用之用同遷國大事也亦即卦之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

澤為恩惠也

集說

王氏弼曰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呂氏祖謙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蔡氏清曰惠心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實非有二也○鄭氏維嶽曰損之六五受下之益者也益之九五益下者也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但知民之當益而已勿問元吉也此惠心之出於有孚者也然上雖不望德於民而民固德其惠矣其德其惠亦出於有孚也故曰王道本於誠意

案勿問二字吕氏說是觀孔子象傳可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程傳 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勿猶無也求益無已是立心無恒者也無恒之

人必凶咎之所集

案卦義損上益下則上者受損之極者也若以受損為克己利下亦可而爻義不然者蓋能克己利下則受益莫大焉不得云受損矣故損上以處損之終自損之極而得益為義此爻以處益之終自益之極而得損為義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兩爻之意相備也

總論

熊氏良輔曰損益二卦皆以損陽益陰為義損自泰來者也益自否來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損而不益益而不損者故泰居上經十一卦而損居下經十一卦泰否損益為上下經之對後天序易其微意蓋可識矣

䷪

乾下
兌上

程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

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集說游氏酢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近而及遠也○胡氏炳文曰以五陽去一陰而象為

警戒危懼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復利往往而為臨為泰為夬也夬利往往而為乾也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案以象傳觀之則揚于王庭者聲罪正辭也孚號有厲者以警戒危懼也有厲不指時事謂其心之憂危也夫既曰揚于王庭矣則所宣告者衆而治之務於武斷矣而又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意似相反何也曰雖宣告者衆而其本則在於自修雖治之貴剛而神武則存乎不殺也蓋告自邑不利即戎是終乎號有厲之意利有攸往是終揚于王庭之意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集說蘇氏軾曰大壯之長則為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無異○朱子語類云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蔡氏清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不利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程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集說張子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雖有戎何恤○蘇氏軾曰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王氏申子曰象言孚號而以有厲處之矣二剛得中而知戒懼故亦惕號蓋必如是而後可免小人乘間抵隙之憂故雖莫夜陰伏之時有兵戎亦不足慮矣以防之密而備之素也○吳氏曰慎曰剛中居柔能憂惕號呼即象之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也雖莫夜有戎而無憂

案此爻辭有以惕號莫夜為句有戎勿恤為句者言莫夜人所忽也而猶惕號則所以警懼者素矣有戎

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盖即彖之所謂孚號有厲不利即戎者也夫惟無事而惕號故有事而能勿恤史稱終日欽欽如對大敵及臨陳則志氣安閒若不欲戰者是也此卦當以九五為卦主則而彖辭之意獨備於九二者盖九二遠陰主於平時則發孚號告邑不利即戎之義九五近陰主於臨事則發揚于王庭利有攸往之義然其為中行中道則一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於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程傳 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

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文也

集說

陸氏希聲曰當君子之世而應小人故外有沾汚之累內有慍恨之心然後獲无應咎者志有存焉○

王氏安石曰九三乾體之上剛亢外見壯于頄者也夬夬者必乎夬之辭也應乎上六疑於汚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慍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夬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之事也是以凶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朱子語類云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故得无咎也葢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蔡氏清曰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於壯于頄而有

凶乎此所以貴於決而和也○何氏楷曰上六為成兌之主澤上於天故稱雨以其適值而非本心也故稱遇本非濡也而迹類之故稱若或覯其跡而不察其心也故稱有愠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本義 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程傳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

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集說方氏應祥曰牽羊之說本義謂讓羊使前而隨其後則羊乃衆君子之象若就兌羊之象言之則羊還是九四羊性善觸不至羸角不已聖人教以自牽其羊抑其很性則可以亡悔矣是亦壯頄有凶之意

案臀者與陰相背之物也夬四姤三皆與陰連體而相背故皆以臀為象夫相背則勢猶相遠緩以處之可也若臀有膚則能安坐矣臀无膚喻四之不能安坐也不能安坐故次且而欲進所以然者不能自制其剛壯故也茍能制其剛壯如牽羊然則可亡其悔特恐當此時也聞持重之言而不信耳聖人於占戒之外又設為反辭者凡人有所憂畏瞻慮則受警戒也易時之可為勢之可乘一則恐失事機二則恐犯

衆議是以聞言而多不信也牽羊方氏說善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 集說鄭氏汝諧曰莧陸本草云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

類難絕如此○朱子語類云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項氏安世曰夬夬者重夬也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也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比於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故可免咎

案此言莧陸夬夬猶姤言包瓜皆以細草陰類喻小人也時當含章則包之時當揚庭則決之然其包之也以杞剛之體不失也其決之也以中行柔之用兼濟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程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

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

集說

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楊氏簡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茍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逸則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蔣氏悌生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為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為君子之計茍或黙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

總論

徐氏幾曰夬決也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所以周防戒備者無所不至○龔氏煥曰夬卦似大壯故諸爻多與大壯相似初之壯于趾三之壯于頄之類是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其壯甚矣聖人慮其夬決之過故於夬爻皆致戒而以

陽居陽者為尤甚焉陽之決陰君子之去小人亦貴乎中而已矣

案夬之與壯前三爻全相類是已後三爻先儒未詳說須知壯之當前者四也夬之當前者五也故壯四之藩決即夬五之夬夬若壯之六五則壯已過而非用壯之時夬之九四則夬未及而亦未可為果決之事故壯五之喪羊即夬四之牽羊也若壯上之艱夬上之號則戒之始終不忘危懼而已壯不如夬之盛故猶曰不能遂夬則可以遂矣然其危懼之心同也

巽下
乾上

程傳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

姤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本義　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

女也○郭氏雍曰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胡氏炳文曰女壯諸家皆以為一陰有將盛之漸

本義以為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

案女壯之義非以一陰始生於下為壯亦非以一陰獨當五陽為壯蓋卦以陰為主陰而為主即是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程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

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集說丘氏富國曰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繫之所以防之也○胡氏炳文曰彖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為壯爻指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於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案一陰窮於上衆以為無凶矣而曰終有凶防其後之辭也一陰伏於下衆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察於

先之辭也陰陽消息循環無端能察於先即所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即所以察於先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集說陸氏希聲曰不正之陰與剛中

之二相比能包而有之使其邪不及於外○李氏開曰剥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能制陰者也○胡氏炳文曰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内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何氏楷曰包字與繫豕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遐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

案制陰之義不取諸九四之相應而取諸九二之相比者陰陽主卦皆以近比者為親切而處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復六四之獨復亦不如六二休復之為美也夬五近上則有莧陸之嫌姤二比初獨不以陰邪為累乎曰夬之陰其勢極矣如病之既劇如亂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則陰始生也如病將發如亂初萌豫防而早治之則不至於盛長矣觀乎不利賓之戒未嘗不以陰邪之漸馴為諄諄也詩云敝

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是不能制之而使反賓之驗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隂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隂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也集說李氏簡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

案臀无膚之義與夬四同其行次且志欲制陰也非其位任而欲制之有危道焉然於義則无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包者所裏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集說吳氏曰慎曰九三以不遇陰而无大咎上九以不遇陰而无咎四則包无魚起凶何也蓋

初六本其正應當遇而不遇故也

案四與初正應當制陰之任者也然不能制之而為包无魚之象何也曰此與夬之九三同當決陰制陰之任而德非中正故一則剛壯而懐慍怒一則疾惡而胥絶遠無包容之量無制服之方故也以是爻德而適犯卦義取女之戒則其起凶宜矣書曰寛而有制有容德乃大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是包有魚无魚之所由分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章美静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

倏有之象也 程傳 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魚與瓜皆陰物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含晦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為復乎○俞氏琰曰含即包之

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杞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林氏希元曰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

案五為卦主而與陰無比應得卦勿用取女之義也夫與陰雖無比應而為卦主則有制陰之任焉故極言脩德回天之道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程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集說

徐氏幾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無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胡氏炳文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無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其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咎也

案此爻亦與夬初反對皆與陰絶遠者也不與陰遇不能制陰故可吝然非其事任也故无咎此如避世之士不能救時而亦身不與亂者也

䷬ 坤下兌上

程傳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萃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義 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程傳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

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集說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項氏安世曰卦名下元為無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趙氏汝騰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

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龔氏焕曰假字疑當作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致祭於宗廟以己之精神感格祖考之精神所以為萃也○何氏楷曰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利有攸往

承利見大人言

案以彖傳觀之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無疑王假有廟者神人之聚也利見大人者上下之聚也用大牲吉言羣祀由假廟而推之皆所以聚於神也利有攸往廣言所行由見大人而推之皆所以聚於人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本義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 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集說 胡氏瑗曰號謂號咷也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故始有號咷之怨終得與四萃聚而有懽笑也○王氏宗傳曰初之於四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之時上下相求若號焉四必說而應之則一握之頃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其所萃也故戒之曰勿恤又勉之曰往无咎○姚氏舜牧曰初四相應此心本自相孚但孚須有

終為善如有孚而不終則乃亂而乃萃矣萃其可亂乎哉若令有孚之當終而呼號以往從之則正應可合而無妄萃之咎矣○錢氏志立曰萃與比同所異者多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為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是也

案胡氏王氏姚氏錢氏諸說皆於文義甚合蓋易中號笑二字每每相對也兩乃字不同上乃字虛字也下乃字猶汝也正如書而康而色上而字虛字也下而字猶汝也言有孚不終則必亂汝之所萃也其所以亂之故則錢氏得之矣握者手所執持以轉移之機也言能致誠迫切則一轉移之間必有和合之喜故曰若號一握為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程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

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葢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

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集說

胡氏瑗曰君子之進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時之寵榮也是故君子進用必須有道六二以陰居陰履得其中又上應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於已然後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信也禴薄祭也君子之進必在乎誠信相交心志相接當萃聚之時誠信既著心志既通則可以不煩外飾其道得行矣孚信中立則雖禴之薄祭亦可通於神明也○張子曰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王氏宗傳曰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案彖言利見大人九五者卦之大人也六二應之得見大人之義矣然見大人者聚必以正故必待其引而從之乃吉而无咎盖聚而不正則不亨也孚乃利用禴者言相聚之道以誠為本苟有明信雖用禴可祭矣況大牲乎亦根卦義而反其辭也易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傳曰在下位不援上此引字是汲引之引非援引之引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而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程傳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

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為人絶棄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説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集説

吳氏澄曰與二陰萃於下而上無應故嗟嘆不得志雖無應而比近九四之陽苟能往而上求九四則可无咎○俞氏琰曰萃之時利見大人三與五非應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嘆之聲則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與四比則其往也捨四可乎三之從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無正應而近比於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案以象傳觀之吳氏俞氏之說是也易例三四隔體無相從之義然亦有以時義而相從者隨三之係丈夫及此爻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時義相從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卦之義者故然

九四大吉无咎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心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

為无咎也

集說 房氏喬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無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項氏安世曰無尊位而得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後可以无咎也○胡氏炳文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 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 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

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集說王氏宗傳曰五萃之主也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尤莫大於有其道有是位而無是道則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朱子語類問九五以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

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案萃九五居尊以萃羣陰與比畧同卦象澤上於地與比象亦畧同也故其元永貞之辭亦同元永貞悔亡即所謂原筮元永貞无咎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本義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程傳 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 集說 方氏應祥曰此爻照後夫凶看比之上六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上六亦以萃之最後而有未安者故其憂懼若此此正

所謂孤臣孽子也○黄氏淳耀曰上乃孤孽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

案方氏黄氏之說得之盖不止孤臣孽子乃放臣屏子之倫也方氏以比上相照亦是然比上直曰凶此則齎咨涕洟而无咎者比象有後夫凶之辭故遂以上六當之此象有利見大人之辭正與蹇卦同例故尚有積誠求萃之理也

巽下
坤上

程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集說代氏淵曰尊爻無此人故不云利見

案卦直言元亨而無他辭者大有鼎也雖有他辭而非戒辭者升也歷選易卦惟此三者蓋大有與比相似然所比者陰也民也所有者陽也賢也鼎與井相似然往來井井者民也大烹以養者賢也升與漸相似然漸者賢之有所需待而進者也升者賢之無所阻碍而登者也易道莫大於尚賢而賢人得時之卦莫盛於此三者故其彖皆曰元亨而無戒辭也不曰利見大人而曰用見代氏之說得之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程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集說 王氏申子曰以柔而升升之義也初以柔居下即木之升言之乃木之根故信其升之必達而獲大吉也○何氏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案此允升允字當與晉之衆允同義蓋不獲上信友不可以升升進也然晉三言衆允升初遂言允升則王

氏何氏巽主木根之說是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程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集說張氏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

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案升晉之時以柔為善二剛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剛中有應是見大人者也故亦為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時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進身之道言也六四則兼之

九三升虛邑

本義 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案諸爻皆有吉利之占三獨無之則升虛邑者但言其勇於進而無所疑畏耳方升之時故無凶咎之辭

然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九三過剛與柔以時升之義反故其辭非盡善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 義見隨卦 程傳 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案卦義柔以時升六四初爻上體又位在巽坤之間有南征之象迫近尊位有見大人之義是爻之合於卦義者也在己者用之以見大人則吉為大人者用之以享神明則宜與隨上之義同皆言王用此人以享於山川也不曰西山而曰岐山避彖辭南征之文先儒或言岐山在周西南

六五貞吉升階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程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集說 李氏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

揖遜而升者也○王氏宗傳曰象傳巽以時升蓋謂五也○熊氏良輔曰以順而升如歷階然

案升至五而極居坤地之中亦有南征之象焉乃卦之主也不取君象但為臣位之極者與晉漸之五同也升階須從李氏熊氏之説蓋古者賓主三揖三讓而後升階階將上堂矣而猶退遜如此以況君子始終之進以禮者也升晉之所以必貴於柔順者以此升階之戒不在貞字之外乃發明貞吉之意爾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

程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已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止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

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集說石氏介曰已在升極是昧於升進之理若能知時消息但自消退不更求進乃利也○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案冥升與晉其角之義同皆進而不能退者也以其剛也故曰角以其柔也故曰冥利于不息之貞其戒亦與維用伐邑之義同皆勤於自治不敢以盛滿自居者也以其剛也故曰伐邑以其柔也故曰不息之貞

䷮ 坎下兌上

程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無水之象為

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義 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

困 **程傳**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集說 孔氏

頴達曰困者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處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體大之人能濟於困然後得吉而无咎故曰貞大人吉无咎處困求濟在於正身脩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誡之以有言不信也

案困亨者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動人之心忍人之性因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則能進德於困而得其所以可通者爾豈小人之所能乎困者君子道屈之時也屈則不伸矣有言不信字疑當作伸字解蓋有言而動見沮抑乃是困厄之極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聞言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聰不明解之以信字對聰字則信字當為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字

行己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窮解之以信字對窮字則信字當為屈伸之伸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

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張氏清子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案詩云出于幽谷遷于喬木初不能自遷于喬木而惟坐困株木之下則有愈入于幽谷而已陰柔處困之最下故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況其坐而不遷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本義

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程傳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

君子安其所遇雖窮阨險難无所動其心不失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阨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集說 石氏介曰朱紱

祭服謂可衣朱紱而享宗廟也征凶既在險中何可以行无咎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无咎

案小人以身窮為困君子以道窮為困卦之三陽所謂君子也所困者非身之窮乃道之窮也故二五則紱服榮於躬四則金車寵於行然而道之不通則其榮寵也適以為困而已矣然榮寵亦非無故而來神明之意必有在焉唯竭誠以求當神明之意則終有通時矣故雖當困之時征行必凶而其要无咎也用享祀者謂服此朱紱用此酒食以享之喻所得之爵禄不敢以之自奉而以為竭誠盡職之具也書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意義相近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

矣

程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案三陰皆非能處困者初在下坐而困者也三居進退之際行而困者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而又無所

歸甚言妄行取困其極如此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程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

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集說 胡氏瑗曰徐徐者舒緩不敢決進也象來徐徐者喻君子當困時不欲上進也困于金車者招我以車不容不來也如是則可羞吝矣然上近九五之剛中正乃卦所謂大人者與之同德終有亨道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 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 程傳 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

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案九五不取君象但取位高而益困者耳其象與九二同但二則朱紱方將來五則高位而已困于赤紱矣乃徐有說者五兌體故能從容以處之而有餘裕也利用祭祀之義亦與二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 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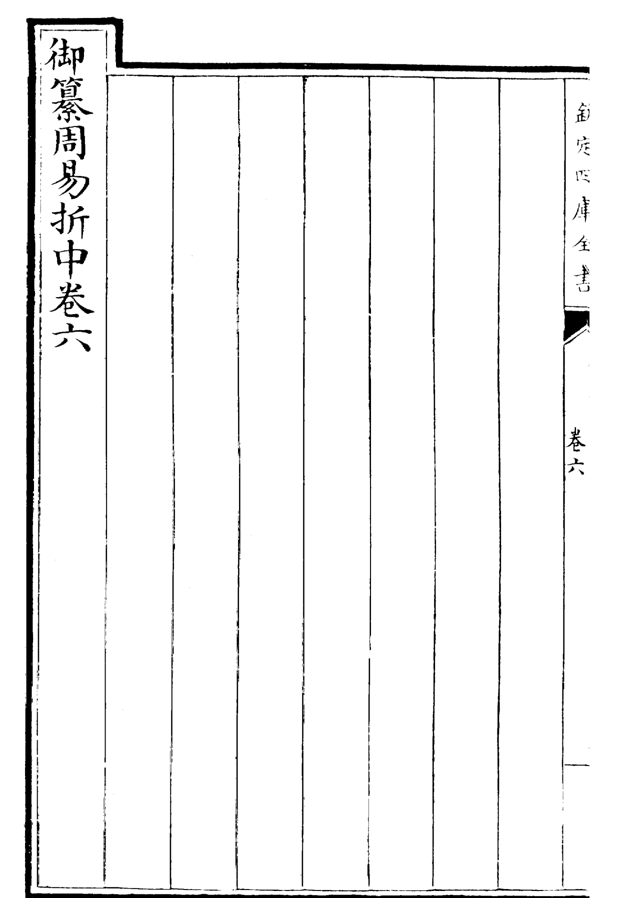
程傳 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

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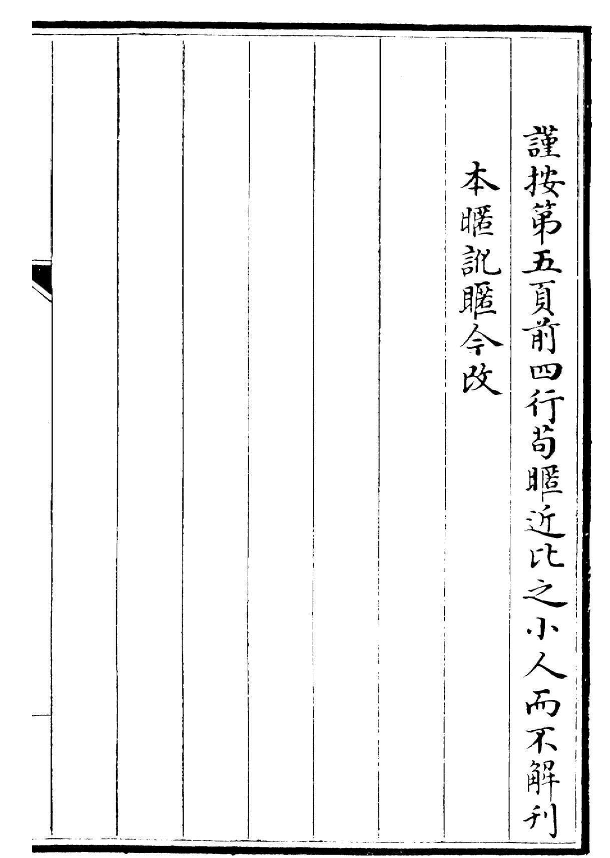
集說 項氏安世曰此彖所謂尚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易氏祓曰陽剛不可終困而二四五皆不言吉陰柔未免乎困而上獨言吉者困極則變如否之有泰雖險而終濟也○徐氏幾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極矣有悔則可出困而征吉困窮而通其謂是夫○吳氏曰慎曰困非自已致而時勢適逢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於貞若困由已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其所為以免於困也其道主於悔學者深察乎此則處困之道異宜而各得矣

案處困貴於說而上說之主也故雖當困極而尚有征吉之占異乎初與三之坐困行蹇者也然為兌主則又有尚口之象尚口則支離繳繞如困于葛藟然將且鼿𡰪不安而失其所為說矣故必悔悟而離去之則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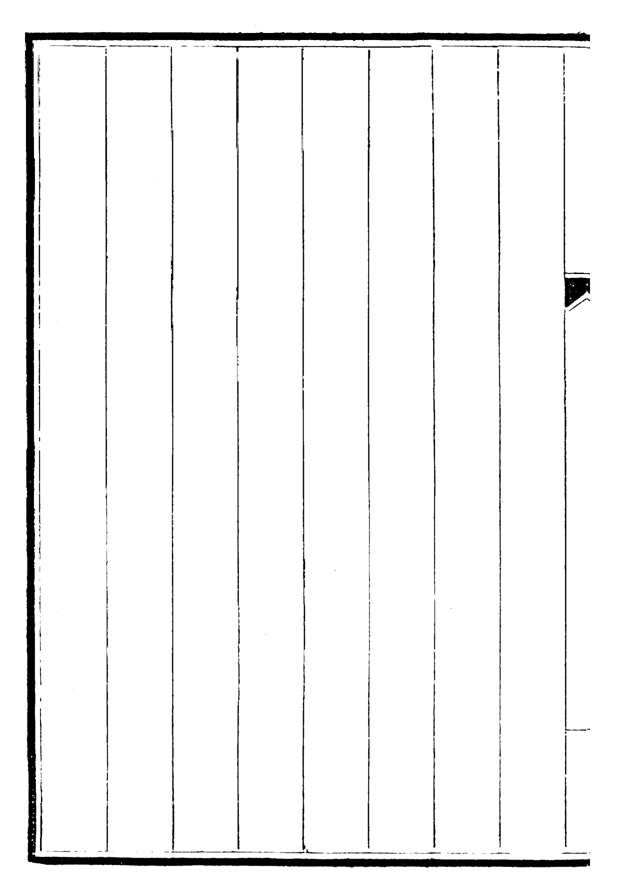
總論龔氏煥曰卦以柔揜剛而為困主乎陽而言也而陰之困為尤甚彖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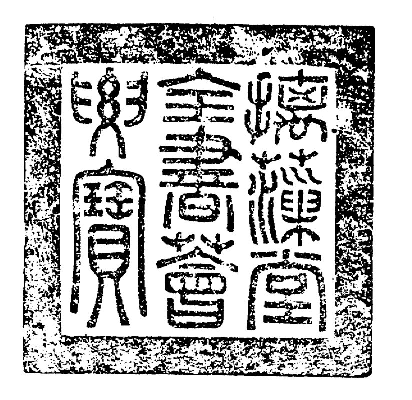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卷六



謹按第五頁前四行苟暱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刊本暱訛暱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